

新思汇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牟钟鉴先生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座谈会纪要

时间：2018年6月15日上午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

整理者：李攀 段海宝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与会嘉宾，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座谈会现在正式开始！

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我们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央民族大学不仅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展示的窗口，也是培育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地方。基于中国经验和东方价值，借助对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提炼出了多元通和的概念，这既是牟先生的深刻分析，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研究院研究的灵魂，我们将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经验，推进文化自觉，培育文化自信，为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今天这个座谈会是群贤毕至，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道长法师到场见证这个时刻使我们倍感荣幸！下面我介绍一下到场嘉宾：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马文喜，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鹏鸣，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李光富道长，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宗性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安乐哲，世界儒学文化联合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牛喜平，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卓新平，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鼓应，北京大学教授；佟德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及全国各高校同仁及出席会议的新闻媒体。

对诸位专家、学者、同仁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举行会议的第二项议程，请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致辞！

黄泰岩：尊敬的牟先生、楼宇烈先生、张立文先生、陈鼓应先生、安乐哲先生，尊敬的李会长、宗性会长，尊敬的陈总编和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今天这个会不同寻常，大师云集，使我们学校蓬荜生辉。我代表学校，代表广大的师生员工，为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对牟先生大作的出版，对各位大师、专家学者光临中央民族大学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国家在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时候提出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恰恰是四个自信当中的根基。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大师辈出。牟先生不仅在中华文化研究当中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还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方面的一面旗帜。我想我们今天欢聚一堂，不仅仅是庆贺研究院的成立，也不仅仅是恭贺牟先生大作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张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自信。通过这种自信，来助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

同样，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当中，还没有人去证明，中华文化或者是东方文化能够支撑现代化，特别是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以推进现代化。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我们如何完成这个工程？要证明中华文化完全能够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彰显真正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制度。这些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做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把这项事业做好，发扬牟先生在中华文化研究上的旗帜作用，发扬中央民族大学在这方面的传统。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华文化研究上有非常优秀的传统，它是多少代大师和学者们共同积累下来的历史财富，我们的中青年学者要充

分利用好这个历史财富，在未来的研究当中用以自己的智慧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我每次见到牟先生，都有一种朝拜的感觉，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心灵上有一种洗涤，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大师的力量。我们去享受他们给我们光辉和滋润，更重要的是珍惜他们、褒扬他们。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展示中央民族大学对大师的崇拜、尊敬，对大师精神的继承，也希望年轻人在未来发扬大师的学术精神，使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创新当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牟先生过两天就是八十岁的生日了，我今天就借这个会议来给牟先生祝寿，希望他身体健康，像旗帜一样永远引领我们。再过两天也是传统的节日——端午节，我也祝在座的各位大师、各位专家学者端午节安康，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人民出版社陈鹏鸣先生致辞。

陈鹏鸣：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各位领导、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座谈会。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既有学术界的精英，又有佛道教的大德，我仅代表人民出版社对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和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中央民族大学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很有战略眼光，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创造出无比灿烂的中华文化。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儒道佛为主体中华文化一直是高度自信的。在近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天朝大国无力抵抗，节节败退，不断割地赔款，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不得不承认西方在技术层面上比中国先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但是到了洋务运动时代，当时的人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还是解决不了中国落后的问题，一场场屡战屡败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个屈辱的痛苦记忆，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遭到沉重打击。就像牟先生在书中所指示的那样，由于儒道佛三教自身的特性，加上被衰败的政治制度所扭曲，一些激进的改革者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对于传统文化不再自信，反而将其看成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欲抛弃而后快，于是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在当时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这种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论调，无异于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同倒掉了。其实中华传统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的基因，任何人都不能完全脱离开民族的传统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增进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发展，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自愧到自觉再到自信的转换过程。经过洗礼之后的传统文化也摆脱了教条，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作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大量政治理论图书，而且还出版过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众多高质量学术著作，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名家大师的经典著作也是由我社出版发行的。特别荣幸的是在座的嘉宾，像张风雷先生、景海峰先生等等都是我社的重要作者，在我社出版过重要的学术著作。牟钟鉴先生也是我社的老作者，儒释道兼顾，在中国哲学和宗教领域卓有建树，成果丰硕。我社在上世界八十年代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他就是重要作者，近些年我社还出版了《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等书。我社出版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从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出发，以儒道佛三教关系为着力点，梳理探讨了三教合而不同，共生共荣的历史过程，结构严密，是又一部具有重要学术创新和现实意义的专著。对于儒道佛三教关系我没有研究，从出版人观点看，我认为这个著作有以下价值和意义。

一是填补了从整体上研究儒道佛三教关系的学术空白。学术界研究儒道佛关系的成果比较多，但是这些研究一般从两教关系入手，大多是阶段性、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从三教入手，

从古贯今这是第一部，这需要有相当大的学术自信和学术担当。牟先生在书中说对儒道佛卓有所知。我还听牟先生的学生同时也是此书的责任编辑说，在他跟牟先生交流的时，牟先生不只一次说，写这本书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我听了之后很感动，也更加敬佩牟先生的学术气派和学术担当。

二是为解决许多纠缠不清的学界理论提供了有力启示。许多问题，比如儒学是不是宗教，道家 and 道教有什么异同，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纠缠不清。对于这些问题，牟钟鉴先生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他认为儒道佛三教中每一教内部其实又可以分为两家，即三教六家。儒是礼文化，可分为敬天法祖教和儒学，道是道文化，可分为老庄道家哲学和神道道教，佛是禅文化，可分为佛教与佛学等等，这些创新观点为解决这些老大难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启示，并将进一步推动学术的发展。

三是创造性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发展模式。他将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基本结构概括成“一、二、三、多”，一是儒家，二是儒道互补，并将这种既有主体性又有开放性的文化交融称为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是历史的，但是有助于解决当下各种实际问题。这种模式虽然是中国的，但是有助于解决世界文明交流中遇到的各种障碍，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的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各位专家学者肩负着崇高使命，任重而道远，作为出版人，我们真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让我们有机会为大家做好服务，为增强民族自信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祝贺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祝贺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

主持人：下面有请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牛喜平：尊敬的黄校长、各位前辈、李光富道长、宗性法师、各位专家学者、新闻界的朋友、各位同学，今天非常高兴能接受邀请参加由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和牟先生大作出版发行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我非常高兴。

今天可谓是高朋满座、高人满座，这不仅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盛事，也是儒道佛学界的大事，我首先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对研究院的成立和牟先生大作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活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机缘我想对来自儒道佛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真诚的敬意！中央民族大学是最具特色的民族大学，是国内少有的56个民族聚集的单位，是培养各民族人才，研究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多元宗教文化哲学的学术思想论证。

历史上，中央民族大学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宣布成立的中华文化研究院将以儒道佛三教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还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战略研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做为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内容，承担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民大在新时代条件下，根据自身的特色，对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也是学校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近年来一系列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话的精神，贯彻落实两办文件的重要措施。

牟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作为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奠基礼呈献给社会，我觉得颇具深意，也是正逢其时，阅读这本近60万字的大作，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全部的心意，人文情怀和哲学家的思辨，以及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牟先生鸿篇巨制做评价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的，下面我想谈三点体会，跟各位交流一下。

第一，新作的出版适应了当前文明对话和文化融合这个大的趋势，引领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当前，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加快发展。人类面临问题的普遍性，将文明交流促进融合推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建立在各种学术基础之上的文明文化的融合汇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一带一路”建设，对学术研究、理论建构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需求。我们在开展文明对话的实践当中，也体会到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当中，只讲一家是不够的，我们要呈现给世界应该是整体的中华文化，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和

革命文化。

儒联开展了很多对外传播的活动，我们最大的体会是对外传播是一个整体，对外讲不可能单讲民族，不可能单讲国家，现在对民俗的文化传播比较多，但是对思想文化的传播相对少一点。我觉得文明融合的趋势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对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现代科学领域也早就显示了迈向统一领域的趋势，文、理是通的。

我觉得牟先生的研究体现的正是整体性的思想，提示了未来综合性学术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向，能够引导我们拓展对三教关系的研究，甚至超越三教关系的研究，加快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现代科学的融会贯通，以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化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和牟先生新作的出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是第一。

第二，刚才见面几位讲到了，牟先生从中华文明演变发展的高度，系统地梳理了儒道佛三教关系的发展，针对儒道佛的内涵和核心思想，以及在民族思想和文化中的地位，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现在对外传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向外讲什么，要能向外讲就得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可以从牟先生书里面提取很多思想精华。牟先生对儒道佛演变中大的历史事件、核心价值，三教学者的主要学术贡献一一加以评价辨析，对儒道佛三教的争辩和融合进行了很好地研究，高度概括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思想文化动态中形成的结果，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主体性和开放性和多元通和的模式。

在牟先生的书中精彩的论断俯拾皆是，比如在思想方式上概括了中国辩证法三大系等，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说了。他还深入到每种学术的内部，分析其融合的细节，观察其融合的过程和外部条件。文化必须从内核上结合，这里面他分析得非常细致。比如他对中国文化和佛教结合成禅宗的分析。我们感到这部著作既有庞大的结构，又有微观层面的精细分析，既有历史的叙述，又有哲学的论证，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使我们顿生登高望远的感觉，能够对儒道佛的关系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是第二点体会。

第三，这本书的特点是很鲜明的，一方面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也极为关注解决现实问题。关注传统文化的现实转化与创新是牟先生一贯的风格，我们通过他以前的著作就能知道。他的新作也继续发扬了中国的史学家、哲学家究天人之际，论天道、尽人事的传统，对三教关系进行了整体探讨，具有鲜明的全面性、系统性的特点。在客观地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他对一些问题的评述则是立足于今世的立场，背后蕴含着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线索。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会大大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这本书也是一个平台性的著作。这对我们当下理清中华文化思想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开展文明对话等方面都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牟先生现在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副会长，他也曾经担任过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他做人做事坚持凭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理想一路走来，应该说是成果卓著，名满天下。作为儒道佛学者，我觉得他的学术思想所蕴含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进一步挖掘。

在此我再次对牟先生表示祝贺，希望能看到他更多的新作。我也衷心希望在他和刘成有院长的领导下，把中华文化研究院办得非常成功。我们也期待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最后祝中央民族大学在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当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各位！

主持人：非常感谢秘书长的发言，下面有请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道长致辞，大家欢迎！

李光富：尊敬的牟钟鉴老师，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受邀参会，第一是祝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第二是祝贺牟钟鉴老师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盛会。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研究传统文化的研究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希望中央

民族大学能够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我代表中国道教协会表示祝贺，代表中国道教协会祝贺《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座谈会圆满成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把各专家教授都请到中央民族大学，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相信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文化自信这个课题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宣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上，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我也相信牟钟鉴老师能够带动一大班子的专家学者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在这方面，我很羡慕牟钟鉴老师，他能够把三教方面的文化研究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也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更好地把传统文化研究好、研究透、研究得更深刻，我在这里祝贺在座的专家学者，提前祝你们端午节安康，祝座谈会圆满成功，谢谢！

主持人：感谢李道长。下面有请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宗性法师致辞，大家欢迎！

宗性法师：尊敬的牟钟鉴教授，尊敬的安乐哲教授，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黄校长，还有陈主编、各位专家学者，大家早安吉祥。

通和多元，多元通和。今天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以及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座谈会，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以及牟钟鉴先生大作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面应该是非常灿烂多元的，形成了不同文化形态融合共通的格局。从文化的起源上讲，中华文化就有和的传统与智慧，特别是到了汉代以来，儒家文化在不同文化形态里面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在这前后，道家的成立以及佛教的传入，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格局。两千多年来，儒道佛三教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交流、交融和互鉴，形成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也对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民族精神的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一定会推进和推动中华文化宝贵智慧的研究，为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我们也相信牟钟鉴先生这本大作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华文化研究，以及三教关系研究里面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最后，预祝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牟钟鉴先生身体健康、学术之树长青，也祝愿各位在座的嘉宾朋友们身心康泰，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世界儒学文化联合会会长、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安乐哲教授致辞！

安乐哲：尊敬的王校长，尊敬的牟钟鉴先生，各位贵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们，早上好！

第一，我要向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还有牟老师《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表示真诚的祝贺！我们现在是一个转折的时候，这个时代中国崛起，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对全世界形成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文化领域的改变是怎么样的呢？中国的图书馆有所有西方最杰出、最著名的学者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被翻译成汉语，而且翻译的质量相当高，非常好，这个非常了不起。但中国最著名学者的著作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外文，这个文化不对称的现象是一个挑战。

最近我读了牟老师的这本书，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是什么？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国家有什么关系，古代的埃及跟现代埃及国家有什么关系，古代的罗马跟现在的意大利有什么关系，前者 and 后者之间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上文化上是有一致性的，中国文化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具有包容性、多元互补性等特征的文化。

我们这个周末在北大要开一个会议，要谈中国天下外交的会议，目标是什么，是让中国讲好自己的基于天下思想的外交理念，这与西方国际法体系下的外交理念不同。我们现在的条件是什么？是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从而消除现在外国对中国的误会。我们最近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帮助，有孔子学院、孔子研究院的帮助，在进行一个新项目，就是把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介绍到外国去。**如果要推一本书的话，一定是牟老师的书，一定要想办法让外**

国看到体大思精的研究著作。

我正在看牟老师的这本书，学习他的思想，牟老师在我们学术界就是一个榜样。8月份在北大开世界哲学大会，题目是“学以成人”，我们一方面要看牟老师的书，另外一方面更要学习他的为人。牟老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值得学习的学者，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安先生，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致辞！

张志刚：亲爱的牟先生，尊敬的泰岩校长，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代表我们的院长向贵校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这个研究院的成立，我认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在我们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是第一家，但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家，没有之一。关于这一点，刚才各位前辈已经提到，我想简要地从理论角度强调研究院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认同问题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学界关注的前沿课题。国际学界一般认为对整个人类来说，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来说，文化问题是最高或者说是根本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学界常说的，中华文明的优良文化传统是我们的根与魂。

大家知道，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受重视，这不光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或者是分裂过的。这就意味着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史又有它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提炼的优良文化传统。特别是有助于促进世界和谐，推动世界和平的文化价值领域，我相信中央民大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会在这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在一开始用了一个词，我称牟先生为“亲爱的”，这不是套近乎，我和牟先生可以说是亲上加亲，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和牟先生具有深厚的师友情，我和牟先生同出一门，是北大哲学门，北大哲学门有一个优良传统，我从牟先生身上这么多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这些年来，牟先生一出新书，我就能收到，我觉得从《中国宗教通史》、《涵泳儒学》、《老子新说》、《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一直到最新的这本《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我从牟先生那儿学到很多。第二点，我和牟先生有一个更深的感情就是老乡情，我和牟先生是同乡，虽然我从家乡出来这么多年，但一直有口音，牟先生说话也是乡音未改，我每次一听就非常亲切，乡音未改，两鬓未白。

前一两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老是见不到牟先生，牟先生推托他身体不好，我原来以为他在家静养，可是我后来发现了他在家是勇猛精进，勤奋著述，坐冷板凳潜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我相信在牟先生的统率下，在黄校长的支持下，在成有院长的服务下，中华文化研究院会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我一定做好服务。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教授致辞，有请！

张风雷：尊敬的牟先生、尊敬的黄校长，各位学界前辈，大家上午好！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么一个庄重的场合致辞。

今天像成有院长讲的一样，在美好的日子里确实是群贤毕至，有很多前辈都在这个场合，像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在这儿说什么的，但主办方还是安排我发言，我想可能因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宗教的缘故吧。我看了一下上午开幕式上致辞的大学，里面有北大、南大、人民大学，我觉得选得还是很用心的，代表三个不同时代的大学，一个是清代的，一个是民国的，一个是新中国的。我首先代表我的单位——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代表宗教高等研究院向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向牟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同时也向牟先生八十寿辰表示热烈祝贺！

刚才张志刚老师也讲了，在牟先生的带领下，在黄校长的支持下，在成有院长的组织下，最近几年，中央民族大学依托宗教与哲学院成立了很多平台、很多机构。中华文化学院就是

中央民族大学在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成立的一个新的平台。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更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地研究，文化的复兴、文化的自信，不是光空喊一下口号就可以的，需要扎扎实实地努力，需要扎扎实实地研究。牟先生的这本书《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可以说是扎扎实实做学术研究的标志性、代表性的读物。这个书我也是前几天收到的，是牟老师的签名版，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想完全地吸收消化还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大体上浏览了一下，我觉得牟先生这本书，确实是以多元通和为抓手，在学术研究上做了很大的推进。所有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特别是研究道教、佛教的，核心问题就是三教关系问题，我的老师方先生生前一再告诉我们，我们做这个研究，三教关系始终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在探讨，但是贯通性的研究，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讲到现在，能够做这种贯通性、总体性论述的目前还没有，牟先生这个《通史》是贯通性的。

贯通怎么贯通？我觉得不单是历史阶段的贯通，从古代写在现代，而且还得具有通透性，他的阐述是通透、通明的，“简明通史”就是有通明、通透的研究，其实也不简了，60万字。而且里面体现了通达、通和的精神，“一、二、三、多”。我们以前讲“一、二、三”比较多，一是儒家的主体地位，三是三教的合流。这个“多”，我个人体会可能跟民族大学有关系，民族大学是各民族的，我们以前讲三教比较多，讲多元通和，都是跟研究民族问题有关系的。牟先生“一、二、三、多”这个提法，我觉得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我觉得研究院的成立，包括牟先生这本书的出版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单位和个人来讲，牟先生长期以来，对我本人也是关怀有加，从研究所的成立一直到现在，他一直是作为我们研究所的学术委员，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我们受中央团部委托，十多年来一直办五大宗教代表人士的培训，每年牟先生只要身体许可都给我们做讲座，我们条件很有限，车接车送都做不到，他一直不避风雨给我们最大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他，借这个机会向牟先生，向中央民族大学表示感谢、感恩！最后我祝愿牟先生和各位前辈能够健康长寿，更好地引领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我们也祝愿中央民族大学能够以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以这个为平台，引领我们搞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建立学术的共同体，能够在中华文化复兴，在中国学术话语的构建，中国特色文化体系理论的建设上起到带领和引领作用，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张风雷教授，下面有请南京大学洪修平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洪修平：尊敬的各位学者前辈，尊敬的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尊敬的牟钟鉴老师，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次盛会，首先代表南京大学向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以及牟老师出版《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表示热烈祝贺！

我自己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两层意思。第一，我感觉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现在都注意到，举国上下都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相关的机构，其实在各高校、各个研究所都先后成立，类似的研究机构很多。但是我想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我们讲中华文化也应该是56个民族文化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有中央民族大学来创办中华文化研究院，能够更好的体现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我们经常讲中华民族56个民族相互融合，中华文化的整体也是各个民族文化长期以来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结晶。牟老师讲的三教关系，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侧面反映。

现在是新时代，由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我想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希望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华文化研究院，以后开展的各项研究、学术交流能够做出自己的特色，能够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和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我想表达对牟钟鉴老师崇高的敬意。我跟牟老师相识具体是什么时候已经想不起来了,应该超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我个人的学术思想发展,始终受到牟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这么多年来也对三教关系比较关注,我也非常认同三教关系非常重要的论断,我甚至看成是理解中华文化的切入点。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如果不从三教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可能就不容易深入。因为整个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受到三教关系的影响,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三教关系决定着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很关注三教关系,我也从这些方面研究。但是很遗憾,虽然平时教学科研也写了一些文章,但想写牟老师这样的书想写了30年还没写出来,看到牟老师写了这本书,我非常敬佩。而且我的三教关系研究在最开始的阶段就受到牟老师的指点和帮助,在九十年代初,在一个黑黑的夜晚跑到牟老师家里去,我当时想写三教关系的研究课题,请牟老师指点,当时牟老师事情很多,处理完了以后给我指点。我在九十年初就拿到了一个国家支持项目,当时才8000块钱,但是对学术影响很大。刚开始有一些学者对我三教关系的研究方向有质疑,他们认为你把一教搞清楚就不容易了,你一下子要搞三教?但是牟老师很理解我,研究任何一家,其实都要对另外两家有所认识,离开另外两家对任何一家的研究都很难深入。形成这样的思后路,我就逐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我回想自己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难忘,非常感谢牟老师,借此机会也想对牟老师表达特别感谢。最后祝愿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越办越好,也希望以后加强合作与交流,祝牟老师身体健康,学术之树常青。

主持人:谢谢洪老师,洪老师做三教关系比较早,非常有成就。下面有请尼山圣源书院赵法生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赵法生:尊敬的牟先生,尊敬的黄泰岩校长,各位学术前辈、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尼山圣源书院祝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也祝贺牟先生的大作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对于多元融合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牟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儒学大家,又是中国宗教史的著名专家,他这本书我也拜读了,我感到意义重大,通三教、通古今,尤其是三教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曲折和历史复兴这部分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深受启发。

牟先生是我们尼山圣源书院的创院院长,今天的发言本来是由他的老朋友王先生参加,王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没过来,但是他准备了一段话,不长,我觉得非常好,我代读一下:

十年来,牟先生在一度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为尼山圣源书院呕心沥血。他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将书院性质定位为民办助,为书院建立了良好的运作机制。他用儒家的思想办儒家的事业,领衔开启了尼山圣源学术研究的新气象,来书院参加各类活动的人,从附近的村庄发展到全国十几个省区,书院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地反映了尼山圣源书院同仁对牟先生的尊敬,书院需要儒者来主持,牟先生的学术引领、人格风范对尼山圣源书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祝牟先生和各位学术前辈身体健康,祝所有嘉宾事业有成,一切顺利,谢谢!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牟钟鉴先生致辞!

牟钟鉴:黄校长、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中央民族大学。首先我们要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2014年6月,习总书记在接见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说: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他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源自于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化传统，熔铸于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辉煌，全面贯彻党的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要感谢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多方面的支持，我们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党委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的重要决定，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务实创新的精神，对研究院的主要职能、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研究院有章可循。我们要感谢校内外一切支持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和中华文化教学科研的朋友们，包括国际儒学联合会，海内外、北京、山东、民族地区学界的朋友们，他们有力地推动了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建设，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繁荣，这为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我们绝不自满，仍要继续奋斗，中华文化研究院的建设使中央民族大学的人文水平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在中华文化学领域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在发展史上经历了昌盛和衰败、统一和分裂、内忧和外患，却始终没有解体，分而又合，衰而复兴，绵延不绝，细推其中缘由，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是优秀文化共同体，有着举世无双的牢不可摧的文化纽带，同时又有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博大气象。冯友兰先生在抗日胜利后所作的《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说得好：“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其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就指明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民族主导国家政权都实行传统的礼乐教化，以德治国，辅以刑法，同时因俗而治，尊重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因而形成文化中华共同体。中央民族大学是56个民族团结友爱大家庭的缩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体现着文化生态上的多元通和模式，以儒家的仁和文化为主导，以孔孟儒家阳刚之道和老庄阴柔之道互补为基脉，以儒道佛三道为核心，以各民族独特文化、地域性文化和外来文化为翼羽，而且相互会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既有中心又多姿多彩的风貌。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之所以生命顽强、传延久长，其秘密在于：一有高度文明水准的仁爱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把各种文化吸引到自己身旁；二有广大空间，有包容各种健康文化的自由；三有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各种文化创新转型，使之生生不息。中国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是请进来的。唐代伊斯兰教与景教的进入，是和平传进来的。明代天主教也是和平传进来的。民国时期社会主义的进入，是中国人主动学来的。提倡社会主义后来成为主流，并以此指导中华民族改革开放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其中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领导在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时规定，研究院主要职能：依托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以搭智库性科研平台为目标，以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等为研究方向，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课程和省部级规划教材建设，探索中国文化硕士班国际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学校哲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这就明确了研究院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按照民族文化战略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中华文化多元格局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各种外来健康文化为营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重建新型的多元通和生态，配合国家统一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我们走进各民族，总结当地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讲好中国文化的故事。如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的：“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

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儒学与佛教中国化研究，要求我们认真总结人类史上两种异质文化最成功的融合经验，更好地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党的重要工作方针，坚持我国宗教工作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适应。一是按照科学方法，分析清楚其他文化是如何成功实现与中华文化对接的。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要求我们把核心内容研究清楚，尤其要总结三教良性互动，共生共荣，人文主义与宗教文化有互补无对抗的经验，使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成为新常态。同时，要求我们开展中华文化定点课程教材编审，探索中华文化国际化建设，引导研究院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提高层次，走国际化道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落后，文化也受到西方歧视，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西方文化成为主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学者，对中国文化和经典普遍陌生，一些人还存有偏见。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有好转，特别是近些年，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视察山东，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以及多种场合讲话，对中华文化的价值作出高度评价，扭转了文化自卑的社会风气，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风气。

许多大学有国学院或儒学院，可是民大没有，受以往学科分类的限制，儒学没有被纳入课程，但是开展研究十分必要，又有许多资源和有利条件，列入学科是可行的。中央民族大学是双语培训大学，民族学是引入学科，又包括民族宗教学科、民族文化学科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大家云集民大，为民大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少业绩，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是我们的优势。费孝通先生是思想名家，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中华和而不同理论的当代创新，成为人类共同体建设最具有引导力的思想观念。文化是民主的，不能侵入，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文传学院已故文学大家裴家麟教授，生前开设《论语》讲评，受到各族学子欢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同事们先后开设过三教关系史，中华经典《论语》、《孟子》、《道德经》等课程，我也曾参与其中。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在校内与民族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北大、清华、人大等都有密切来往，学术交流早已走向世界各地，使得研究院拥有丰富的学术力量。多元培养，各种学子或在教学科研机构，或在国家管理部门，尤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有出色的表现，极大提高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影响力。

我们已经建立了宗教研究院，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又有新的开拓。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研究院与中华文化研究院是交叉合作，相得益彰的关系。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人员要结合多种方式进行聘用，除了哲学与宗教学现有的师资队伍外，研究院应办成开创性的，要搭建好科研平台，吸收更多校内外文化学者参与进来，以多种方式进行合作，把文化研究成果调搬到中央民族大学这片土地上，传到世界各地和全国各民族中去。我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鼓舞下，在党委直接领导下，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华文化研究院的团队，有担当、有能力把研究院办好，不辜负大家对研究院的期望。

最后感谢人民出版社领导对我院科研成果出版的支持，已经支持出版了一套文库，又支持出版了我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请大家对这本书多提意见，一起推动中华文化研究走向新的高度，谢谢！

孙悟湖：各位专家学者，下半场由我来主持，有请北京大学的楼宇烈教授发言。

楼宇烈：我第一个讲，可能是我年龄最大。首先我要祝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它的意义刚才很多人都讲到了。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是多元包容。我喜欢用“包容”这个词。不仅仅是多元，而且可以包容，中华文化有这个特点。讲到三教关系，牟先生这本书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本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三教关系的著作。

我以前看过一个日本学者的中国三教交流史，是很薄很薄的一本，大概不到十万字。牟先生这本书有六十万字，是一部大作。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可以做到更好。有一次中央民族大学给一批伊斯兰教协会以及各个地方的会长们讲课，讲中国文化的课。我上去首先检讨，我说我们也讲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文化主体的部分强调得比较多。主体我就讲三教，这个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支撑，但在主体支撑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文化，我们重视得不够。比如伊斯兰文化我们就讲得不够，伊斯兰文化也是我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有1300多年。而且到了明清时期，融入了我们的主体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在学界做得不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宗教的研究，可以说有种不太好的倾向——还原论的倾向，把已经融入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文化都追根溯源地寻求出它的原貌。

前些年我们对佛教的研究，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必须去印度，佛教从印度传来的嘛，我们因为所谓还原的思想，还原的观点，把已经和中国文化融入一体的中国佛教，非要抽出印度文化的特色。今天的中华文化一定要放在中国整体文化的传统中认真研究。

关于三教关系，我们现在还是不断地在讨论，把儒教分成两部分，道分成两部分，佛也分成两部分，宗教一部分和学术一部分，分成两部分，这是一个办法，可是不是永恒的办法。近代以来，“教”这个概念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是教化的意思，教化就是宗教，宗教是非常特殊的文化，宗教可以呈现不同的样式，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宗教看成特色的文化，好像宗教必须得有神的信仰，中国神的概念是天地万物变化，西方的神是造物主，根本就是不同的。为什么非要把中国文化中的“教”剔除在宗教之外呢？中国文化中儒教要祭天，是人文宗教。为什么只有神的宗教，没有人文宗教？当年有人说佛教是无神的宗教，康有为讲中国的儒教是一个人道的宗教，这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印度宗教文化对它的影响，里面出现了很多特别的理念，它把佛看成神，但是绝对不是造物主，因为没有造物主的概念，佛教的原始理论跟神造世界理论是完全背离的。如果佛教不讲原始理论就不是佛教，但是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中，确实确实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救世主、救世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佛教在印度逐渐失去特殊性，很多人认为伊斯兰教传到佛教去了，不是，佛教受印度教理念和印度主体文化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以后呢，经过禅宗的发展，又恢复了印度原始佛教或者是佛陀当年所创建佛教的人文精神。

我觉得对每一种中国文化，一定要放在整个中国文化上面，中国文化的宗教理念强调人文为主。这种人文文化的特色，不管我们称之为“教化”也好，还是“宗教”也好，对今天世界的人都有重大的影响。人文是科技的领航者，人文是科技的灵魂。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不要让人成为神的奴隶、造物主的奴隶，更不要让人成为物的奴隶、机器的奴隶，核心就是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尊严性的精神。如果科技没有人文进行指引领导的话，人可能会越来越失去人的主体性，现在科技发展迅速，我们已经看到未来的结果，人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机器，如果我们去医院就能真正体会，医生不是把你当人来看，而是把你当物来看，把你都交给机器。

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驳斥医生说：你们还会看病吗？你们就是大饭桶，你们只有依靠机器提供的信息才能看病。根本不知道跟人进行交流，根本不知道病因在什么地方，很多肉体的反应是由于精神问题造成的，你没有看出来，你没有跟人进行交流，人把自己完全交给机器。现在很多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这个病首先要靠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把自己交给了自己。那人的自信心在哪儿呢？中华文化希望大家都能首先弄清楚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最简单的是永远维持着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尊严。人应当自觉自律，不应该是他觉他律。我并不否定他觉他律的问题，但人文精神我

们不可缺，即便是到了今天，人文精神从来都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今天我们发现西方他律文化使我们走向失去主体性、独立性的时候更要高扬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文化对整个文化发展的价值。我们更希望对自己的国人讲好中国文化，不能推动它，就是一种落后，人文精神上的落后。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希望中华文化研究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做些推动工作。发言的人很多，我就讲这些，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楼先生的发言，接下来请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先生发言。

张立文：首先祝贺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也祝贺牟先生大作的出版，希望他能够长寿，也希望中华文化研究院发展得更好。

我看了这本书以后也有一点启发，这本书全面系统梳理了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大作，为今后三教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使三教关系研究有了新的研究思维新的方法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三教关系当中获得这样的启示：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通是一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和生合力、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世界今后发展的道路向何处去？中国的三教关系就是今后的大道。我再就《儒道佛三角关系简明通史》谈几点体会：

第一点，开放的互补性。开放才能传承传达，有容乃大；开放才能互相对话交流、互动互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才能发展壮大。互补的精神《周易》阴阳哲学做了非常好的诠释，阴阳两者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的。同时也因为互补，《周易》的思想包含了道家、墨家的思想。如易学所建构的三才之道，就是要强调天、地、人三道相通，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鉴于各家互补的结果，文化只有在开放互补当中才能开放壮大。只有开放互补，中国的学术才会发展壮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打造思想中国的高峰。

第二点，和合性。尽管儒释道三教中间有很多差异、矛盾、冲突。从当时来看，佛教不结婚、不繁衍后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违背的，同中国文化开始冲突是非常明显，也是非常尖锐的。尽管有冲突，但是也有互相融合的一面，这也可以得到一种启示：任何的冲突和矛盾只要能够管控在一个范围内，就可以通过互相的会通和合达到统一；没有矛盾就没有融合，矛盾冲突的结果应该走向互相包容、互相融合。这就是中国文化智慧，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牟先生这本书出来，讲到“多元通和”，这是非常正确精准的概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能够走到今天是多元一体，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有一种精神，所以中国讲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成。我们也看到，在佛教当中，儒、道和佛都是非常融合的。这种趋势说明中国的文化有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大全。

第三，多元的通和性。儒释道三教文化，如果说一教对应一种文化的话，我们可能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中国历史没有走到这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多元并存形成了一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包容的机制，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样态。之所以这样，可以从三教当中得到一种启迪：儒家是成圣，道教是成仙，佛教是成佛，各种都是共通的，共通的价值理想就是追求和平、幸福、礼仪、和爱、快乐。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任何宗教最终的价值理想，都是相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道教是讲重自然、为生养，佛教是重众生、讲慈悲行善。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就是要和平、幸福，要讲礼仪、要和爱。这就构成了多元融合的基础和条件。

第四，自然的创新性。对于儒家的分析，认为有儒学有儒教：孔孟讲仁学，以道德教化为宗旨；同时又有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因为两者的互补，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信仰和价值追求。在道教文化当中也一样，既有道学，也有道教，道学追求精神自然和返璞归真，道教追求长生不死。但两者也有同的地方，就是共同遵循大道，惠养众生。道教是老子的功臣，这个地方也很有创新性。佛教也有佛学和宗教两个层面的分析。我

们往往把道教和道家混为一谈，还有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经牟先生这样一分析的话，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深层的认识。

第五，文明的共同体。从三教来看，我们可以说儒释道是共同体，也就是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欲求仙者多以和善为本，佛教其中也是讲孝的，三教能形成共同体，当然同学们主张融合有关，这是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有共同体的意识，这个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土壤就生长在中国的基层。也就是说，中国的家族社会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凝聚性、向心力和共通性。中国之所以说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也是共同体的文明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家乡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所在。

从上述五点来看，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后世界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在世界各个宗教看来是有借鉴和学习的价值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先生的发言，接下来请北京大学陈鼓应先生发言。

陈鼓应：按年龄来说，我是1935年出生的，所以我们年龄是相近的，我53岁起住在北大西门的心脏病房，病歪歪还能活到现在，想来跟我研究道家有关。我和牟钟鉴教授从1984年就认识了。

我今天说几个感想，刚才钟鉴说中华民族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多元的共同体，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民大，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是有特殊意义的。我想讲两点感想，本来让我讲学术，我不讲学术了好不好，我就讲两点感想。

第一，钟鉴跟我真的比兄弟还亲，学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最早的联系还是道家。大家多从儒家讲他是大儒，我跟他一生都结合在一起，一直到最近，我还请钟鉴到北大道家研究中心讲话，第一讲就是请他讲。我跟民族大学有特殊的渊源，我带的博士就有从民大毕业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悄悄地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看冰心的书，特别是费孝通的，这两个学者都是民大的。

1981年我第一次到香港。1972年我被批准可以到美国，但是安全单位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不可以到香港，第二到美国不可以见美国人，我说我妹妹已经入美籍了，我只能答应不跟CIA往来，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接触我的人其实都有问题。我不能到香港，为什么呢？万一你被暗杀了，这个责任我们要负，说是国民党暗杀的，我们百口莫辩，所以不能到香港。一直到1981年才能去香港。非常巧，当时费孝通先生在浸会大学哲学系演讲，那时候两岸是不能往来的，但是我去看朋友遇到费先生，费先生就跟我聊，结果被记者拍照了，第二天登出我跟费孝通的照片，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对我批评攻击。我跟费先生不断有渊源。1996年召开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个时候王博操办这个事，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个学者，欧洲十个，美国十个，日本十个，来了好多，结果安全上有问题，因为登记三十个，怎么来了一百多个？在这个时候，我就悄悄地到民族大学的宿舍，先看冰心，八十了，面有婴儿之色，我一生很遗憾的是见冰心的时候没有拍照纪念，但是我跟费先生有好多照片，以后我会洗出来奉献给中心做纪念。

我请费先生参加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1996年，费先生当时来到会场看了看。我们这个会还有王瑶，跟我感情非常好，一直到他过世前我都到养老院去看他。跟民大这样的感情。你们成立文化研究院，今天没有机会讲学术，如果有机会写论文，可以让院长通知我，论文写好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发表我的论文。

我现在正在看钟鉴的书，他的思想不但开阔，而且他的人格都流露出别人很少流露出来的很自然的老庄风格。我觉得他思想非常开阔，很多人称他大儒，但是对我没有压力，因为我所生活的环境，正如有些人在“文革”的时候那种遭遇，大家都知道，我写了一本《老子今译今注》，那本书出来之后，台湾的政治儒家打了一个报告到中央党部，要查禁我的书，我的《老子今译今注》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曾经有被查禁的记录，就是因为儒家打我的小报

告。那边你们不知道，儒家对我，经常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今天儒道佛会通，我感慨非常深，我看到这样思想光明开阔的著作，使得我内心也很开朗，我就没有感觉到儒家对我的那种打压了。

刚才谈到在世界的文明当中，中国与外国比有她自己的特殊性，我曾经去过埃及、印度，到了希腊，感触非常深，我虽然喜爱那些古典文化、古代文明。可是留在我心里的，特别是希腊，我整个大学念的书都是以希腊哲学为主的，我在大学是念希腊哲学的。我后来进入中国哲学，我的进入有点不一样。我刚进希腊的时候，因为到了哲学的故乡，所以我非常兴奋，可是后来游历希腊的时候就只是看到废城，我们向往的当时都没有看到，而看到的那些遗迹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被基督教毁了。我想为什么那些古代文明会消亡，为什么我们文化却不断裂，因此我晚年，当然大家不相信我，怎么会有儒道会通的想法，我现在跟牟钟鉴一样讨论儒道佛，我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在哲学的角度，我有20本学术论述，但是我的学术论述里面讲道家哲学主干说，我还是认为中国哲学的主干、主体、主导是道家，但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主导、主流、主干是儒家，我一直是这样主张的。我是福建的，我从小时候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家族、我的宗族、我的祖先都是这样，我的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的，讲什么庄子，你就是儒家，做人就是儒家，我当时有点不高兴，但是后来一想我确实是这样。

我家在旧金山，我儿子、女儿、老伴、孙子都在那里，那是因为我第二次到美国以后，不让我回台湾了，2010年之后到了北大，我一直在这两个校园之间。这个过程让我到了很多文明古国，我看了很多从年轻开始就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发源地，我那个时候受到艾瑞克·弗洛姆的影响，艾瑞克·弗洛姆有一本书叫做《人心：善恶天性》，人性是羊还是狼，还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能够从古文明一直研究到存在主义等现当代的哲学，但是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古文明，我会觉得我欣赏世界不同的文明，各个文明有各自的立场，可是我觉得神本主义跟人本思想，跟人道情怀是有根本不同的。因此我这两年，我就重新读《论语》，细心地读，我找了几十个当代不同的版本，我真下功夫，把它和道教做一个汇通。我先要从根源上找到中国古代文明特异之处，辨明中国哲学跟整个西方哲学不同的进路，再把两本书做一个会通，找出非常多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最近半年多我一直在思考，突然有一天半夜想到老子、孔子都是小国，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天下”，《论语》出现30多次，老子出现60余次。所以我开始思考孔老对话的时代意义，跟孔老天下观的历史意义，我现在又花了更多时间思考庄子的天下观，《庄子》里“天下”出现289次，我现在在落笔写庄子天下观的时代意义。

我最近一两年，或者是晚年要做的工作，除了道家的工作之外，我希望在儒道会通这一点上做一些事情。路我不会单一化地走，我对道家还是情有所钟，我跟牟钟鉴走得那么近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读得很熟，他都是从黄老的角度。从王道、霸道到帝道讲得非常好，极其好。黄老也值得重新探讨重新研究。

我为什么会从道家角度说几句话呢？我觉得两岸都是很大力地支持儒家，佛教佛学很大力度支持寺庙，但是道家道教很辛苦。为了出版我很辛苦，原来书不让你出，但是赚了以后，出版补贴6万块钱，我半夜两点半接到电话，我很感谢每期给一万美金支持我，但是我现在办这个非常吃力，我很羡慕儒家有上上下下的支持，佛教也有很多支持。三教当中唯有道文化是很辛苦的，我不是诉苦，道教虽然我是外行，但是和道文化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今天说得太多了，说得很零乱，但是我内心的这点感触，碰到老朋友和新朋友我就这么说吧，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先生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先生发言。

卓新平：陈先生站着说，我不敢坐着讲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宗教学会向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以及牟钟鉴先生新作《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表示热

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值得我们投入很大精力来深入挖掘、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其实这些神话也是中国最早宗教精神的一种独特表达，这里有中国文化的创世纪，有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形成了中华文化阴阳二元的整体世界观念，由此有了我们审视宇宙、纵观人生的态势。

约三千年前，史伯提出“和实生物”的思想，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只有不同世界的沟通交流才能碰撞出思想火花，形成新观念、新发展，这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最初表达。我们希望和合，但是我们更要力争在现实处境中践行并实现大道和生，在和谐共处中生生不息。

在中国古代，百家兴起，中国思想文化走向成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老子以《道德经》悟出大千世界，纵观人世间沧桑，老子一个“道”字望古今、通时空，形成宇宙大道和生命大道，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道文化和道思想。我们不仅可以从形而上层面体现道之深刻蕴含，而且还可以从形而下层面实现德之普惠。老子给人类提供了认识的宏大视野，告诫人们观察世界的主体及其内外审视的重要思想。在道文化的国际交流中，海德格尔被老子精深独到的思想所折服。

此外，人工智能也使人回归远古，对中国的道义思想表示敬佩。如果说老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宏观和微观的哲学，及其超人审视。孔子及其学派，脚踏实地地为中华文化奠定了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提出了个体以仁为主体性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以个人之仁共同维系社会治理，为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准备了意味深长的诚信哲学。牟先生一直主张要重建中华民族的诚信哲学。此后佛教的传入，将东方智慧发挥到极致，结合现实推出了禅修的禅文化，使人生的意义更加具有回味，给人一种水穷云起之感，让人们在冷静过程中无所畏惧，充满希望地展望未来。

儒道佛的交流融合，使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形成了有机一体而富有弹性的思维体系，若得其精髓，则可敬佩。在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部新作中，先是在体现中华智慧，作为中华文化精华的儒道佛思想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做出新成果。不仅系统梳理儒道佛发展历史轨迹，还阐明了儒道佛主要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启迪，给我们带来了沉思。我想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就是为了系统、全面、深入、透彻地研究中华文化，真正做到认识自己，展示中华文化多元的历史，回顾秦朝一统中华和隋文帝结束五胡十六国以来的分裂割据而再造一统，这些历史中蕴含的民族宗教内容是我们文化自知、自治的重要部分。如何从华夷之辩走向多元一体，这个思想进步和政治转型，迄今仍有启发和警醒的意义。中华文化研究院的自我回顾、自我反思和自我展望使命非凡、任重道远。

而且这种探究也一定是开放对话式的，会在比较沟通中吸纳灵魂精华，展开友好交流。在厚德载物的文化氛围中，体现出海纳百川的精神。牟先生的新作对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独特的梳理和阐述，并以独特的视野以儒道佛及其他宗教中的关系讲明“一、二、三、多”的寓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为更为深刻的探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路。

今天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和牟先生新作的出版，共同预示着光辉的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卓先生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南京大学孙亦平发言。

孙亦平：尊敬的牟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庆祝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以及牟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

今天上午开会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我看到在座的各位都情绪高昂,这反映了牟先生这本书的出版,对推进学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来的时候看到牟老师送给我们的这本书,简单地翻阅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本通史对于三教关系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更好地了解三教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大家知道,儒道佛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组成部分。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之后,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格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如果做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儒道佛三教之间各有特点,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关系有的时候超越我们经常讲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种简单的功能性区分。其实三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我们对具体的时代、具体的人物、具体的观点进行具体的研究,以说明儒道佛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影响下所构成的特殊关系。牟先生这本书帮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梳理。

前几天我跟洪教授一起去了美国,我们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在收集过程中我看到很多日本学者写的关于三教的著作,但是翻阅了之后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论文集,牟老师的儒道佛通史研究,可以说是帮助我们系统梳理了儒道佛三教从中国文化起源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发展历史,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本书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把握,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中国哲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就是对“教”的认识,儒家是否为教,道家和道教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之中。这牵扯到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哲学,是走向神圣的超越,还是关注现实的世俗。如果从道教哲学的角度来看三教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特别是对道家哲学的理解,明显受到儒家和佛教的影响。在道教知识学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佛教的哲学,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影响,道教从南北朝到隋朝之间就不会出现现在看到的道性论,很难促成中国道教仙学信仰的转型。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的深入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把握,牟老师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牟老师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关注的是对中国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返本开新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三教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交涉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新思想不断替代旧思想,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哲学不断展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本书特别关注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如何把传统文化中间有价值的东西,在今天能够发扬光大,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能够在当代得到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牟老师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表现出一个学者具有的学术创新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牟老师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拓者。从我们进入到学术研究领域中来,牟老师的著作一直是我们学习时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是学术的引路人。我记得30多年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牟老师刚刚出了《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的书,读了之后给我很大的启发,他提出来的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概念,对我们了解中国非常复杂的宗教现象十分有帮助。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以及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所熏染涵化出的中国精神。牟老师有关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等,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共同取得文明发展的观点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后来牟老师还专门写了序,要从三教关系的角度认识看待东亚文化,我想这也是他在研究中国三教关系之后又拓展到东亚社会所产生出的新认识。

从这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对三教关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东亚,甚至对整个世界,其文化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

最后，希望牟老师保重身体，快乐健康地生活，为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写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孙亦平的发言，接下来请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发言。

景海峰：尊敬的牟老师、陈先生，非常高兴今天参加这个会，这么多朋友共聚一堂祝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祝贺牟老师《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新书出版。这两件事情对当前中国文化研究和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可以说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记得陈院长经常把中央民族大学以56个民族为自豪挂在嘴上。深圳也有56个民族，有一个中国民族文化村，那里面所有的民族都有，所以十多年前，深圳也老是拿这个作为夸赞自己的事情。

中央民族大学确实非常特殊，在今天这样一个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多民族的融合，尤其是多种文化的交流，有这么一个新的平台，我想一定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牟老师的这本新著，刚才各位专家和老师的发言也都讲得很充分了，时间关系我只讲几点。

牟老师提出的“一、二、三、多”的多元通和模式，在学界有相当的共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不管是做儒家还是佛道，三家融合的关系已经有相当的共识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为了显示某一流派的重要性，可能对自己研究的领域稍有强调，但是这个强调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态的融合式发展历史来讲，没有任何问题。牟老师的多元通和模式是共识，但是他对在学术界有很大的普遍性的观点做了系统的表达。

另外这本书从阶段的持续来讲，第一次对三教融合的线索做了非常清晰且简明扼要的概括。每个阶段的特点在这个著作里面都有体现，比如在佛教还没有盛行之前，对儒道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描述。到佛教兴盛之后，儒释道三教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也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我们现在一般讲儒释道三教都要回到隋唐，当时各派的面貌比较清晰，大家讲三教问题都是以那个作为蓝本。但是在宋明以后，过去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或者是线索，都没有来得及清理。牟老师这本书里面，对走向深度融合之后的儒释道的关系，有很精彩的分析。这个应该说在理论表述和研究方面都是有创新之处的，尤其是对清代的扩展下移这个问题的描述。但是扩展下移的话题，这个书里面没有来得及充分的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意义来讲，这个时段非常重要，各种研究也非常多。但是怎么样从三教关系把这个时段做一个更深入的梳理，这个以后还有很多可以做的课题。

牟老师这本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现代以来的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个在以往确实没有，以往可能对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一个学派，怎么样融合其他思想有所展开。但是放在一个宏观背景之下，在中西文明背景当中，儒释道同时边缘化，在现代的冲击之下均处在衰落状态，怎么样相互扶持、吸收，在打碎重建的过程中携手往前走，这是当代的问题，不管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最后这个时段里面，关于现代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对儒释道互相借鉴，打破了传统的理念束缚之后，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怎么样把儒释道资源相互融合借鉴，面向现代化创造一种新的能够面向未来的文化。这一部分对当代文化建设特别有意义。我就说这几点，谢谢大家！